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 意大利MONDADORI ELECTA授权出版

艺术
大师



深渊里的向日葵

凡·高作品赏析

[意] 保拉·拉佩利
阿尔弗雷多·帕拉维奇尼 著
戈丽霞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深渊里的向日葵

凡·高作品赏析



保拉·拉佩利、阿尔弗雷多·帕拉维奇尼 著 / 戈丽霞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渊里的向日葵：凡·高作品赏析 / (意) 保拉·拉佩利, (意) 阿尔弗雷多·帕拉维奇尼著; 戈丽霞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3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书名原文: Van Gogh

ISBN 978-7-5699-2289-9

I. ①深… II. ①保… ②阿… ③戈… III. ①凡高 (Van Gogh, Vincent 1853-1890) — 绘画评论 IV. ①J205.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548 号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深渊里的向日葵：凡·高作品赏析

SHENYUAN LI DE XIANGRIKUI:FAN GAO ZUOPIN SHANGXI

编者 | [意] 斯蒂芬尼·祖菲
著者 | [意] 保拉·拉佩利 阿尔弗雷多·帕拉维奇尼
译者 | 戈丽霞

出版人 | 王训海
总策划 | 梁明德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特约编辑 | 廖丹
装帧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刷 | 北京富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879718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 710mm×1000mm 1/16 印张 | 10
字数 | 100 千字
版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699-2289-9

定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6	前言
9	生平
31	作品
137	艺术家与凡人
	贴近凡·高
149	评论文选集
153	作品收藏
155	历史年表
158	参考书目
159	图片授权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 意大利MONDADORI ELECTA授权出版

艺术
大师



深渊里的向日葵

凡·高作品赏析

[意] 保拉·拉佩利
阿尔弗雷多·帕拉维奇尼 著
戈丽霞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艺术大师

| 佛罗伦萨权威学者专著——聚焦艺术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师。

生平

| 人物传记——在其生活年代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窥探艺术家的生活。

作品

| 50余件艺术经典全幅再现——直面震撼放大的细节、清晰直接的评论。

艺术家与凡人

| 一部世界文物的艺术批评史和年代史——有深度、多角度地领略世界博物馆中艺术家的旷世佳作。

上架建议：艺术/经典

ISBN 978-7-5699-2289-9



9 787569 922899 >

定价：68.00元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深渊里的向日葵

凡·高作品赏析

[意] 保拉·拉佩利、阿尔弗雷多·帕拉维奇尼 著 / 戈丽霞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渊里的向日葵：凡·高作品赏析 / (意) 保拉·拉佩利, (意) 阿尔弗雷多·帕拉维奇尼著; 戈丽霞译

.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3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书名原文: Van Gogh

ISBN 978-7-5699-2289-9

I. ①深… II. ①保… ②阿… ③戈… III. ①凡高 (Van Gogh, Vincent 1853-1890) — 绘画评论 IV. ①J205.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548 号

影响世界艺术史的艺术大师

深渊里的向日葵：凡·高作品赏析

SHENYUAN LI DE XIANGRIKUI:FAN GAO ZUOPIN SHANGXI

编者 | [意] 斯蒂芬尼·祖菲
著者 | [意] 保拉·拉佩利 阿尔弗雷多·帕拉维奇尼
译者 | 戈丽霞

出版人 | 王训海
总策划 | 梁明德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特约编辑 | 廖丹
装帧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刷 | 北京富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879718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 710mm×1000mm 1/16 印张 | 10
字数 | 100 千字
版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699-2289-9

定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6	前言
9	生平
31	作品
137	艺术家与凡人
	贴近凡·高
149	评论文选集
153	作品收藏
155	历史年表
158	参考书目
159	图片授权

前言

凡·高其实并不特别擅长绘画。他深知这一点，并为此苦恼不已。他钦佩那些能够展现微妙细节的画家，他们能创作出宏伟高雅的学院派画作。相较于那些作品，凡·高的画总显得东拼西凑，拙劣粗俗，满覆油污。他通过临摹欧仁·德拉克洛瓦和让-弗朗索瓦·米勒的作品来练习绘画，但他也曾希望成为那个时代的知名画家，获得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在巴黎的年度沙龙画展上广受赞誉。

凡·高最初无的放矢，举棋不定，屡试屡败，因此他早年郁郁寡欢并缺乏目标。他常常更换居所和工作，在失意的宗教理想和画廊工作之间踌躇不定，整日奔波往来于比利时博里纳日地区和伦敦的仓库区域之间。他的教名为文森特，意为“获胜者”，寓意美好，但在他听来必是一种讽刺，因为他觉得自己天生是一个失败者。

直到有一天，他偶然观摩伦勃朗的作品。凡·高，这个被认为将改变艺术历程的人，将引领绘画艺术超越安于现状的印象派，注定将成为艺术史上一位最伟大的变革者。这个年轻人站在这位荷兰大师的雕塑与画作前，突然发现自己被深深地震撼了。在一封家信中，凡·高充满敬畏地提起这次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之行。或许，迄今为止也没有人带着这样的热情和关注来欣赏这些作品：站在《犹太新娘》或者《琼德曼医生的解剖课》面前，凡·高忘却了周遭的一切，乐而忘返，只想以面包和水还有伦勃朗的作品为生。在看画之初，他感受到一阵眩晕的狂喜；而后，他身上流过一股喜悦的战栗；最后，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意念占据了他的身心，令他魂牵梦萦。凡·高非常膜拜伦勃朗，他总结说：“不经历几番生死根本无法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于是他将伦勃朗对生命的热情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昏暗但绝对真实——血肉之躯从未在他的画中消逝，他们总是风尘仆仆，背负着永无止境的工作。哪怕在普罗旺斯的阳光下，在南部明朗的天空下，白天有纯净的蔚蓝天空，夜晚有闪烁的满天星辰，远离阿姆斯特丹迷雾笼罩的运河——凡·高依旧在临摹伦勃朗的雕塑，并试图用黄色和红色再现这些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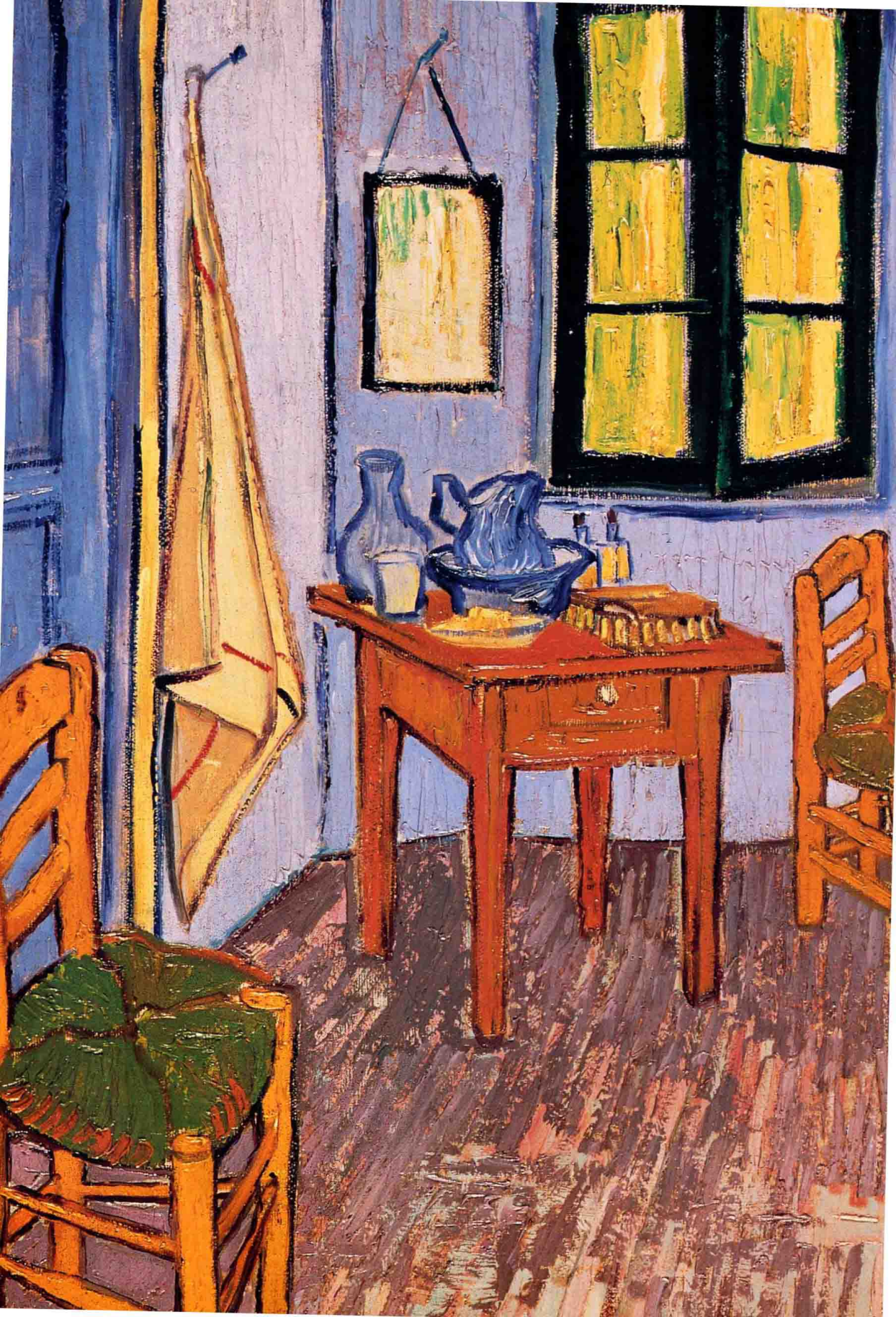
的明暗对照，将色彩的强大力量在画中一一展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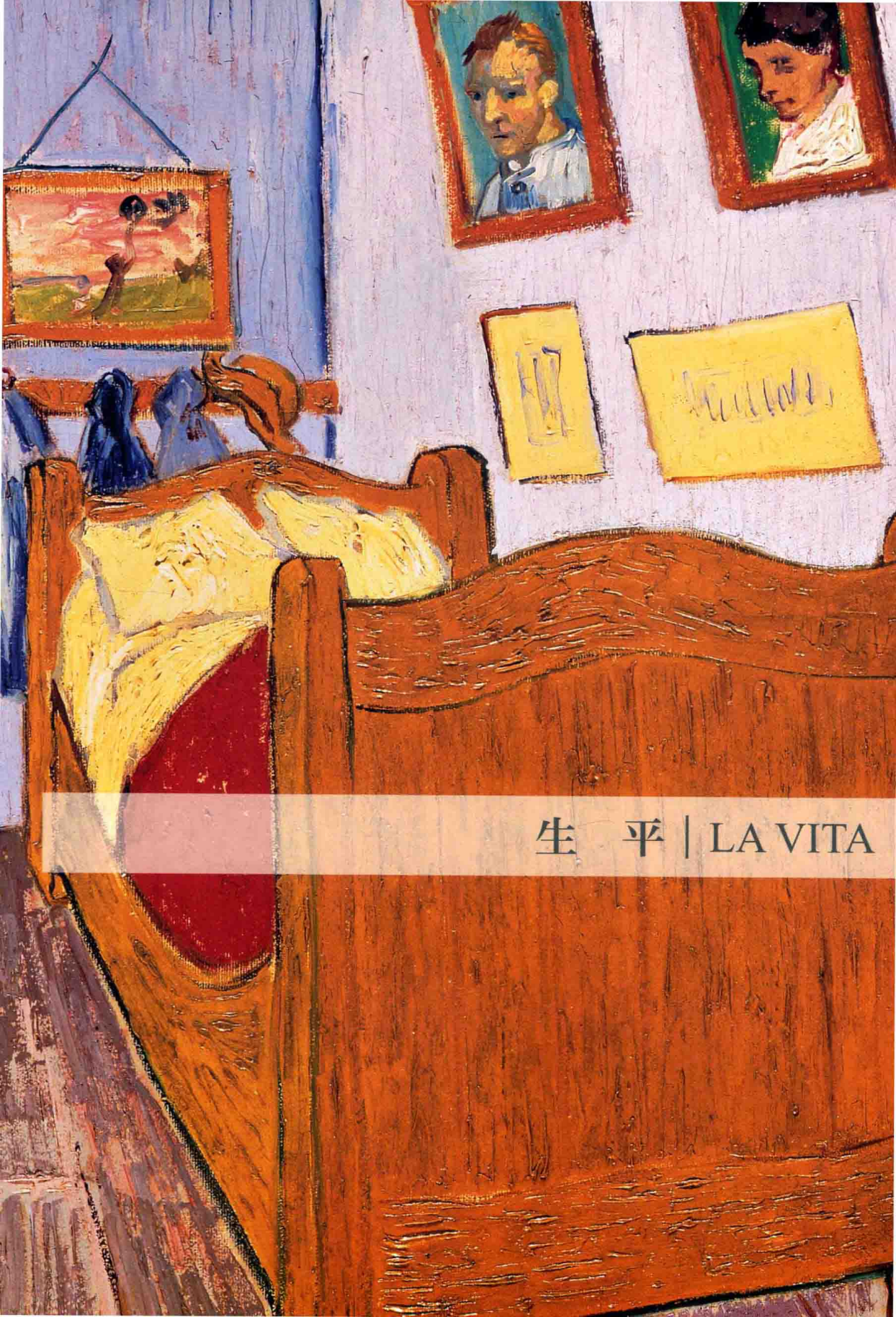
终其一生，凡·高发现自己的画作都无人问津。而且，他发现自己如同这位荷兰前辈一样，陷入了人生最为失败灰暗的深渊。然而，伦勃朗拥有家族的支持，足以反抗自己的命运，在艰难困苦中得以生存。凡·高却在孤独中挣扎，并被这挣扎摧毁。他像遭遇海难的船员一样，将在生命的暴风雨中幸存的物品一一陈列：一双破鞋，一把稻草椅面已残破的椅子，一支旧烟斗，一棵桃树开花的记忆。巴黎的城市之光熄灭了；平庸的日常生活更显苍白——但是，凡·高看见了星辰如何划过天空；看见了橄榄树蜿蜒的枝叶如何四处伸展；看见了夜幕下成熟的麦田闪耀着明丽的黄色；看见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即便开在精神病院的庭院里，依旧努力绽放属于自己的明媚；看见了蝴蝶如何轻轻地停在罂粟花瓣上。

凡·高的人生命途多舛：他英年早逝，受尽孤独和不被理解的折磨，精力在内心无法释怀的不满中消耗殆尽。凡·高短暂而匆忙的人生，令我们太容易忘却他所遭受的强烈痛苦，尤其是在他将自己的面容和情绪注入画中，接受他人详细的审视时，就如同伦勃朗在两个半世纪之前所做的那样。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高秉承其执拗的性格，以一丝不苟和全然奉献的精神，透过其饱含光亮的眼睛和持续的精神痛苦，在同时代的画家中鹤立鸡群。没错，以学院派的标准来看，他画得并不好——但他画出了真实。他留在画布上的每一画、每一笔、每一丝痕迹都已变得神圣，仿佛是戏剧的最后一幕：我们可以一笔笔地追寻他彩色的笔画和厚厚的油彩条。在那个时代，象征主义已经成熟甚至日趋衰落，正被坐在沙龙天鹅绒扶手椅中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津津乐道，而凡·高却以其对艺术认真执着且最终悲剧性的献身精神，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对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蒂芬尼·祖菲

Stefano Zuffi





生平 | LA VITA

麦田里的戏剧和激情

1849年4月，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的父亲，提奥多鲁斯·凡·高被任命为大津德尔特教区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大津德尔特是荷兰布拉班特省一个偏僻的小镇。那一年他27岁，这是他担任牧师的第一个教区，也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起点：在津德尔特6000多户居民中，只有不到100人是加尔文教徒。但年轻的提奥多鲁斯足以应付这一切。事实上，他此后的事业非常成功。

其实他并非杰出人士。即便他完成了乌得勒支大学的神学课程，他仍是一名才智平庸的普通教士。但他博爱宽容，待人热情，外表英俊（当地人甚至称呼他为“帅哥牧师”）。

他有限的能力并未让他气馁。他发现，一名优秀的牧师，取决于他的善良和道德模范般的生活，而并非感人的福音宣讲。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不仅赢得了自己教会忠实信徒的敬重和好感，而且赢得了其他天主教同胞的认可。

跟随提奥多鲁斯·凡·高前往津德尔特的是他的妻子安娜·科妮莉亚·卡本特斯。她出身于海牙一个显赫的家族，祖上曾有人担任主教。她的父亲，威廉·卡本特斯，是一位知名富有的

书籍装订商，曾有幸负责装订荷兰宪法，并因此荣获“皇室御用装订商”的称号。她的妹妹嫁给了另一位文森特·凡·高——提奥多鲁斯的兄弟，人们都称他为桑叔——他后来成为一名成功富有的艺术商人。

安娜·科妮莉亚结婚时32岁，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年轻女士。她活泼勤劳，有时有点倔强。但她乐观向上，即便是津德尔特乏味的生活都没有让她心生不满，这给予她丈夫莫大的支持。她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提奥多鲁斯坚定的信念帮助他们度过了失去长子的哀痛；这个孩子生于1852年3月30日，出生时便已夭折。就在第二年，即1853年3月30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诞生，这次是一个强壮健康的男孩，他们给他取名为文森特·威廉，沿用了他们长子、祖父和曾祖父的名字。随后，更多的孩子陆续降生了，他们是：安娜，提奥多鲁斯（提奥），伊丽莎白·休伯塔，威廉敏娜和科尔内留斯。

凡·高的童年

在津德尔特的麦田和松树林里，文森特度过了阳光明媚、无忧无虑的童年。在这石南丛生的原野里，没有任

《鸢尾花》，1890年
5月，阿姆斯特丹，
凡·高美术馆





《织布工人》，1884年，
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

何迹象表明这井然有序的平静会受到干扰，有时候这里的生活仿佛是一潭静水，好像超越了时空。这段岁月在凡·高的灵魂里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座位于津德尔特的小房子，此后令他萦绕于怀：“在我生病的时候，”他在1889年1月写道，“我可以看见津德尔特那座小房子的每一个房间，每一条小径，花园里的每一株植物，四周的风景，田地，邻里街坊，墓地，教堂，教堂后面的菜园——甚至是墓地里高高的刺槐上面的雀巢。”

1864年，11岁的凡·高从乡村学校

转到了位于泽芬贝亨的让·普罗维利寄宿学校，泽芬贝亨是距离津德尔特北部大约25公里处的一个小镇。他在那里待到了1866年春天，而后在蒂尔堡上了一年半中学。

1868年3月，凡·高突然离开学校回到了津德尔特。我们对凡·高这四年的求学岁月所知甚少。他似乎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他广泛涉猎各种书籍，但都不是老师推荐的。我们也不清楚凡·高忽然终止学业的原因，一些人猜测其家道中落，另一些人则将此归咎于他实在太差的学业。

凡·高的海牙岁月：模范职员

凡·高并没有显示出对某种职业的偏爱，而且他发现自己对任何事情都兴味索然。更糟糕的是，他的性格很不稳定，情绪多变，有时让别人难以忍受。凡·高曾在泽芬贝亨一位还算有经验的人体模特儿那里研习学院派的绘画，但这并不足以让年仅15岁的他认为自己因此会成为一名艺术家。凡·高的父母最终只能写信求助于他们的兄弟桑叔。桑叔经营着一家成功的画廊，但就在不久前他因为健康原因退休了，并且把他在海牙中央广场收益不错的画廊转让给了总部在巴黎的古皮公司。桑叔给他们回信说，如果他侄儿愿意的话，他可以在古皮公司为他谋得一份工作。文森特最终同意了。1869年7月30日，这位未来的艺术家前往海牙，寄居在比斯顿市场一户姓鲁斯的人家里。第二天，他向古皮分公司的总监赫尔曼纳斯·特斯特格先生报到，并开始在他手下接受培训。特斯特格先生定期给津德尔特的牧师写信汇报他儿子的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范员工的形象：他责任感强，努力工作，遵纪守时，“求知若渴并胸怀大志”，不苟言笑但“对每一个人都礼貌友好”——总之，特斯特格向他保证，文森特拥有光明的前程。

同时，他父亲提奥多鲁斯于1871

年1月奉命前往布拉班特省另一个小镇海尔福伊特，距离津德尔特大约50公里。几周后，他们举家搬到那里。正是在海尔福伊特的牧师住所，凡·高和家人一起度过了1872年的夏天，之前他们已经接近三年没见面了。在这几周的时光里，凡·高一家人仿佛回到了津德尔特的流金岁月。凡·高最疼爱的弟弟——15岁的提奥也来到了这里，他在海尔福伊特附近的小镇奥斯特韦克上学。文森特和弟弟聊了很多在海牙的见闻，关于他的朋友，工作以及未来的打算。提奥是一个少年老成的男孩，特别聚精会神地聆听哥哥讲话。同年8月，文森特回到海牙的古皮公司工作，提奥也前往海牙陪伴了文森特几天。我们无从得知兄弟俩在这期间具体聊过些什么，想必是凡·高在画廊里的工作，还有艺术、家里的经济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及他们的未来。或许正是在这次短暂的海牙之旅期间，提奥开始萌生了休学工作的想法，不管怎样，他于1872年底中止了学业，后来在桑叔的再次帮助下，获得了古皮比利时分公司的助理职位。在8月底之前，文森特和提奥开始了定期通信，并一直持续到凡·高去世。这是一段有关两个男人的经历、有关艺术和人生的对话，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位艺术家书写的最私密的历史证言。